

學林第一輯抽印本

吳昌碩評傳

澤人

吳昌碩評傳

澤人

(近代藝人傳之一)

引言

中國畫家於詩文、金石、書畫，除畫爲其專業以外，其餘各門，亦均須窺門徑，如能深造，自屬更佳。誠以技術上六者有其共通之精神在也。我國人士每以書畫爲二而一，一而二，所謂「畫猶書也」。如繪墨竹，卽以書法出之，人稱「與可以書法畫竹，魯直以畫竹法作書」。寫竹之法，一從篆隸真草中來。」甚至有謂畫家而字佳者，則其畫未有不佳，蓋以書畫用筆相同之故。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中稱：

「或問余以顧陸張吳用筆如何。對曰：顧愷之之跡，堅勁聯綿，循環超忽，調格逸易，風趨電疾，意存筆先，畫盡意在，所以全神也。昔張芝學崔瑗、杜度草書之法，因而變之，以成今草之體勢，一筆而成，筆脈通連，隔行不斷。惟王子敬明其深旨，故行首之字，往往繼其前行，世上謂之一筆書。其後陸探微亦作一筆書，連綿不斷，故知書畫同法。陸探微精利潤媚，新奇妙絕，名重宋代，時無等倫。張僧繇點曳研拂，依衛夫人筆陣圖一點一劃，別是一巧，鉤戟利劍森森然，又知書畫用筆同矣。國朝吳道玄古今獨步，前不見顧陸，後無來者，授筆法於張旭，此又知書畫用筆同矣。……」

張氏以書畫用筆相同之理，說明其「工畫者多善書」之主張。金石之學，除考古而外，則與文字學發生直接之關係，亦卽與書法有關。且以中國文字，本爲象形，故文字之愈古者，其象形也亦愈逼真，實卽繪畫耳。如婦字乃爲一女子執帚之圖，羊爲羊首圖，魚則爲一全形之魚圖，家則繪一豕於屋中，此皆世人習知之例。故金石與圖畫亦發生直接之關係矣。治印之術，因其所用之工具與材料爲金爲石，乃亦有以之歸入金石門中。且治印者，每謂刀法係從筆法中來，稱刀爲鐵筆，幾視治印爲書法之一端。又以畫家作品常須蓋印，因而刻印亦爲畫家所須研究者矣。至於詩文，純粹文學，本係獨立，天下儘多詩家文章家而不必善書畫。然畫家則反是，一若畫家非通詩文不可，良以中國畫家每以詩文引發其神興，又畫材亦

藝詩文中取來。清孔衍拭石邨畫訣中云：「余作畫每取古人佳句，借其觸動，易於落想，然後層層畫去。」即是此意。且降及元明，畫家習於作品之上，題以詩文，以爲說明，或以助欣賞。明沈灝畫塵中云：「題與畫互爲注腳」是也。其結果畫家所題之詩文，即成爲其作品之一部分，詩文佳者，自於其作品增加不少之價值。錢杜云：「畫山水，題詠與跋書佳而行款得地，則畫亦增色。」實不限於山水，即翎毛花卉，亦無不如此。是故詩文、金石、書法，成爲每一中國畫家所必須具備之知識，非然者，世人且不認其爲畫家而將貶視之爲畫匠也。近代中國藝人中，詩文、金石、書畫能同時表現於一幅之中者，則推浙江安吉吳昌碩氏。

生平

吳氏藝術作風，不僅一時風靡海內，即在日本，亦影響頗大，且多模擬之者。紹興諸宗元曾爲吳氏作傳，即應日人之請也。茲據行述傳記敘述吳氏生平如後。

吳俊卿（其自刻印有作「吳俊之印」）字昌碩，亦作倉碩，晚以字行，嘗自署曰缶廬，曰老缶，曰苦鐵。世居浙江安吉鄣吳邨，曾祖諱芳南，國學生。祖諱淵，舉人，浙江海鹽縣學教諭。祖妣章恭人、李恭人、嚴恭人。父諱辛甲，舉人，截取知縣。妣萬恭人。

吳氏生於清道光二十四年（一八四四）八月一日，自幼穎異，入學校後，即喜刻印。弱歲值洪楊之戰，咸豐十年（一八六〇）萬恭人殉難，戰後，其父繼娶楊恭人。吳氏初聘妻章氏，與萬恭人同時殉難，未娶。後娶施氏，壯歲服官江蘇，由佐武敘勞，累轉至直隸州知州。甲午中日之役，吳中丞大激出師榆關，奏調之贊畫軍事，被命即行，親友沮尼，不以其自餒。嘗任安東縣一月，即謝去，其無意於仕宦可知。氏性好古金石，其號曰「老缶」，名其室曰「缶廬」者，緣金俯將傑於古壙中得土缶，持以相贈。缶雖無文字，而雷文斑駁，古樸可愛，昌碩遂以爲號。俯將沒，吳氏哭之以詩，有句曰：「土缶持贈未及報，嗚呼死別聲難吞。」

吳氏初以篆刻名於世，三十始學詩，五十始學畫，皆自闢戶牖，而隱合於古。師友往返，有楊峴、吳山、施浴升、趙臣、譚獻、傅、吳雲、平齋、吳大澂、潘祖蔭、伯寅、胡公壽、公壽。辛亥後，伏處海濱，藉粥藝自贍。給吳氏軀短，頤頰豐皙，細目而疏髯。年逾七十，鬚髮無白者，望之若四十許人。旋遭施恭人之喪，又病重難，意興寢以不振。民國十六年丁卯十一月六日卒，春秋八十四。門弟子上私謚曰「貞逸」。西湖西泠印社後建有吳氏像。

吳氏有子三人：育、涵、邁。育早殤，涵、邁皆儒雅，尙學。涵刻印，邁畫山水，亦均有氏風。女一，適歸安，邱培涵孫一，志源。涵繼卒，其作品會附列於吳氏遺作第三次展覽會中。

吳氏著作有缶廬詩四卷已刊，其未刊者有若干卷。題畫詩泊雜文銘跋之屬，則編爲別集，稱缶廬別存。削觚廬印存若干卷。

批評

吳氏於金石、書畫、詩文，均能卓然自立門戶，國內通文藝者，固無不知之，即海外慕其書畫，罄金以求者，踵相接。茲集各家評論，以爲參考焉。

甲 刻印

諸宗元稱吳氏篆刻云：「於篆刻研習爲尤深，所用刀，圓幹而鈍刃，異於常人用以治印者。分朱布白，結字構體，一本於秦、漢印。鍾宗元嘗謂先生治印當代誠無其匹。即王元章始創花乳石以還，鑄削之妙，能齊於先生者不數觀也。是以得者爭藏弄之。」

沙孟海謂吳氏身兼衆長，要以印爲第一，其自道亦云如是。今所流傳缶廬印存四集，三四集乃由他人編次，未加選別，究有不能盡如人意處。至如初二集所錄，清剛高渾，純乎漢法，可以泣鬼神矣。清代印學遠邁前朝，捉刀玩石，實繁有徒，其以此名家者，亦不一而足。若求魄力大，氣味厚，敬而後，惟俊卿一人而已。身享盛名，播休域外，非偶然也。顧世之稱吳氏者，動曰類古鍾鼎，饒不，僅師法漢印，不知吳氏不可及處端在擬漢，如「安吉吳俊」「破荷亭」等印，丁敬不能爲，諸家應退舍，豈過論哉。吳俊卿成名後三四十年間，瀛海內外靡然向風，三尺童子皆知安吉吳氏，解操鐵，即相效放，覽其形而不能通其意，觀其異而不能要乎同，汶汶泯泯，幾人能得真傳乎？缶廬弟子徧海內外，惟陳衡恪、王賢、錢厓數子稱焉。

吳氏卒後之十二年，上海美術專門學校舉辦吳昌碩遺作展覽於大新書廊，王賢評述其師之刻印云：「先生篆刻宗秦、漢印，鑿上窺鍾鼎，饒下稟諸家之長，故能平實中見生動，奔放中見端凝。鈍刀硬入，真力彌漫，法度謹嚴，不苟點劃。損益擲讓之間，探討尤深。先生嘗曰：『治印布白最難，譬如哦詩，遇有一字未寧，淬慮神志，枕上得之，急披衣起，奏刀砉然，動逾夜分。』則先生弄石之樂且勤可知矣。夫豈若賸古者流，務怪駭俗，弄巧悅人所可，幾及哉！彼作瑯功，力未深，曷足以語此。」

乙 書法

諸宗元論吳氏書法云：「書則篆法獵碣，而略參己意，雖隸真狂草，率以篆籀之法出之。」

沙孟海謂吳氏專寫石鼓，其用筆用鄧石如法，凝練遒勁，可以繼美。趙之謙作篆不主故常，隨時能有新意。吳氏作篆，亦不主故常，因亦時具新意。但趙之新意，專以側媚取勢，無當大雅。吳則力避捧心顰齒之弊，以三代鐘鼎陶器文字之體勢，揉雜其間，故勝於趙。吳氏成名後，海內外承學之士，均以爲鄧字不足學，而學吳字矣。然所學者僅爲吳氏最通常之一種。而吳氏所書，則各不相同，其魄力雄大洵可驚佩。

王賢云：「先生自幼癖好臨池。少長游吳門，相與往還諸公，各出祕笈，朝夕評騭，用是得博觀碑板，刻意臨摹散盤、石鼓、秦權量、瑯琊石刻，致力彌深。行草側重懷素、黃、米，楷法鍾太傅，敝其用筆，務樸不華，運指肘，細大畢備。矧天骨開張，迥殊流輩。各體互用，窮極變化之致。中年以還，自成風概，凌駕前賢。顧先生謙抑自下，不立詭論以蔽世。嘗以爲指實掌虛，心領神會外，無他途也。筆用長鋒，紙愛生宣，濡濃墨，揮灑自如；而顧盼位置，審度宜忌，必盡其折旋控縱之能，故氣盛而味雋矣。」

丙 圖畫

諸宗元評吳氏畫云：「畫則以松梅、以蘭石、以竹菊及雜卉爲最著，閒或作山水、草佛象、寫人物，大都自關町畦，獨立門戶。其所宗述，則歸墟於八大山人、大滌子，若金冬心、黃小秋、高日園、李復堂、吳讓之、趙悲庵輩猶夥焉耳。」

沈珊若則稱吳氏所繪松梅蘭石，綜合八大、石濤、冬心、復堂諸人之長，用筆以篆隸出之，是以自成一派。其筆力之健，氣勢之雄，近代畫苑中，實無足與比倫云。

王賢述其師之畫最爲詳盡，謂：「先生既勤於金石、詩文，又肆力於書。胸襟跌宕，元氣浩浩，發爲續事，而風情幽邃，造境奇麗。筆健而不流於粗獷，氣悍而不失於呆鈍。墨韻飛動，燥潤兼用，點色古豔，雖著意經營，歸於恬適；而法忌排比瑣細，而壹力於錯綜迴綰。有類史遷之爲文，蓋功力、書卷、胸襟三者俱備，師古而不泥於古，妙到毫顛，有不期然而然者。平生篤慕石濤、雪個、青藤、白陽，故其筆墨間有會合。畫中題句『師某』『參某法』，殆旨趣相類，學養相侔，非一花一葉爲羸爲縮，爲丹爲墨之較量也。故風格高渾，心性強固，其表襮時代之精神，與歐西畫伯馬蒂斯實相輝映，塞尚、高更亦頗近之。試一舉其人之抱負與修養而觀之，不僅如勝之靳也。近世究心畫學者，徒以跡象求之而不溯其源，貌愈古而神愈離矣。先生生於清末，不隨俗尚，能自成畦徑，矯矯不羣，闢數百年未有之奇，懿歟盛已！更就先生畫中瓶案題識與印章之位置，皆深有推敲，題句印文，亦與畫有關。此則國畫獨具之妙境，非歐、美人所能領會耳。曩記朱強公論先生畫：『畫之外有畫，無筆墨處大有事在，』先生許爲知言。」

丁 詩文

諸宗元評述吳氏詩文云：「先生耽志於詩歌，奇氣益溢，時以真樸排慕勝。宗元嘗以擬杜于皇，吳野人論者許爲知言。文不苟作，然其考覈金石，或自爲書畫題記，下筆纒纒數千言，雖工於文者輒嘆服。」

結語

吳氏歿後之三年及七年秋，皆有遺作展覽會之舉，以永景慕。歿後之十二年，復由上海美專主持舉行第三次遺作展覽會。會中共收書畫百三十六點，金石二十四點，遺物二十件，並附吳氏次子藏璫遺作十六點。其時余以友人之招，得參觀盛會，詢有「琳瑯滿目，美不勝收」之感。吳氏作品，余無所蓄，僅有菊花立軸一幅耳。幅頂白色爪菊二，均半開；其次爲黃菊二三，肥大可愛；其次爲硃菊，二盛開，二含苞未放。硃菊設色最爲古豔，硃中調以綠色，韻味無窮。枝葉則以水墨渲染，極其生動。章法布局，亦不苟淺，可稱佳作。題句云：「老菊燦若霞，籬邊斗大花，秋英能益壽，根下有丹砂。」道復先生畫意如此，老缶擬之。自署老缶，當係晚年之作也。吳氏作品既風行海內外，僞作乃日多，大都粗獷草率，僅模倣其皮毛耳。實則吳氏作品真僞極易辨別，因吳氏具有金石詩文書畫諸長，而僞作者卽有一端形似，究不能全般學像也。